

ZHU MING ZHEN TAN GU SHI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外传世  少儿 阅读故事



著名侦探故事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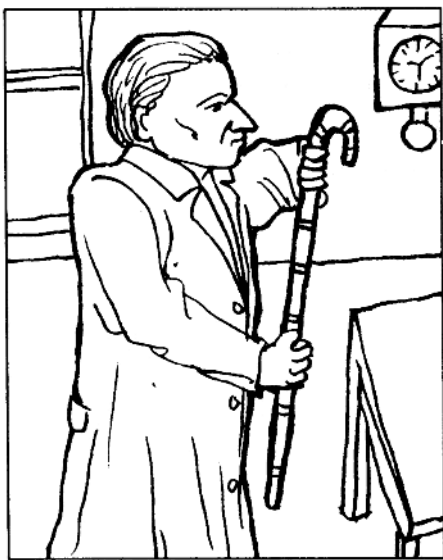
山庄犬影

一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
二 巴斯克维尔的咒语	(9)
三 难解之谜	(20)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31)
五 三条折断了的线索	(45)
六 巴斯克维尔庄园	(58)
七 梅利瑟特邸宅的斯特普尔顿家人	(69)
八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85)
九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95)
十 华生医生日记摘选	(115)
十一 山岗上的人	(127)
十二 沼泽地上的惨案	(141)
十三 布网	(156)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71)
十五 追溯	(184)
沾血的青春偶像	(195)
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221)
恶魔般的主使者	(240)

山庄犬影

一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坐在餐桌旁，他除了通宵达旦地工作，通常总是起得很晚。我站在壁炉旁的地毯上，拿起昨晚客人忘了带走的手杖。手杖很精致，又结实，顶端有个疙瘩，是用有名的槟榔树做成的；紧挨疙瘩的下面是一条约一寸宽的银箍，上面刻着：“赠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詹姆斯·莫蒂默，C. C. H. 的朋友们，于1884年。”



这只是一根家庭医生所用的老式手杖，这根手杖庄重、结实而且实用。

“嗯，华生，你对这根手杖有何看法？”

福尔摩斯背对着我坐着，我丝毫没想让他知道我在看手杖。

“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真怀疑你的后脑勺是不是长着眼睛。”

“至少在我前面有一把擦得亮闪闪的镀银咖啡壶，”他又说，“但是，华生，你对这根手杖是怎么想的？我们非常遗憾没能见到这位客人，又不知他来此的目的，所以，这个纪念品就更为重要了。既然你对手杖做了仔细研究，你能描绘一下手杖的主人吗？”

“我认为，”我尽可能按我这个同伴的思路说，“那些认识他的人送给他这根手杖表示感激。由此看来，莫蒂默医生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

“好，”福尔摩斯说，“棒极了！”

“还有，他可能是位乡村医生，经常步行出诊。”

“为什么呢？”

“虽然这根手杖原本很漂亮，现在已经磕碰成这样，很难想像会是一根城里医生用的手杖。下端的铁包头已磨损，显然他用来走过不少路。”

“很有道理！”福尔摩斯说。

“还有，上面刻着‘C. C. H. 的朋友们’这大概是指猎人俱乐部什么的。他或许给俱乐部的成员看过外科，由此才得到这个小小的回报。”

“华生，你真是越来越能干了。”福尔摩斯把椅子向后挪了挪，点上香烟，“我敢说在你为我小小的成就助一臂之力时，你已习惯低估自己的能力了。也许你本身不发光，但你却是光导体。有的人本身并不是天才，但却有着激发天才的巨大力量。老朋友，我确实太感激

你了。”

他从未说过这么多话，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我很佩服他，也试图想把他的推理方法公诸于众。但他对此漠不关心，因而我很伤心。而我居然能用他的方法进行纯熟的分析，而且竟得到了他的称赞，这使我愈加自豪。这时他从我手里拿过手杖，用肉眼仔细地瞧了一会儿，然后煞有兴趣地放下烟，拿着手杖走到窗前，又用放大镜仔细查看起来。

“虽然简单，但很有趣，”说着他又重新回到他最喜欢的长椅一端坐了下来，“手杖上确有一两处暗示我们一些问题，给我们的推论提供了依据。”

“我还漏掉了什么？”我自以为是地问，“我敢说我没漏掉什么重要的东西。”

“亲爱的华生，恐怕你的大部分结论是错误的。老实说，当我说你是激发了我，其实我的意思是在我指出你的谬误之时，往往就是 I 走向真理之时。但我并不是说你这次全错了。他确实是一名乡村医生，而且常常步行。”

“那么我是对了。”

“仅此而已。”

“难道还不够吗？”

“不，不，亲爱的华生，不是全部——根本不是。比如说，我倒愿意假设这是一家医院送给一个医生的一件礼物，并非什么猎人俱乐部所送。如果把‘C. C.’，两个字首放在‘医院’这个词之前，自然而然会使人联想到‘Charing Cross’两个字来。”

“也许你是对的。”

“或许如此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有了新的依据，由此我们就能对这个不速之客多少有些了解了。”

“嗯！假设‘C. C. H.’是指‘查灵·克罗斯医院’，那我们从中



得出的进一步的结论是什么呢？”

“难道没有一丝线索了吗？既然你了解了我的方法，那你就试一下吧！”

“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明显的结论：那个人去乡下之前，曾在城里行过医。”

“我们再大胆地进一步设想一下，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赠送这样一件礼物呢？他的朋友在什么时候想起要一起来送他这件礼物以表心愿？是莫蒂默医生离开医院想自己行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过赠送礼品的事，我们相信他是从城里一家医院转到乡下行医的，那么这份礼物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送给他的。这样推论是不会相差甚远的吧？”

“很有可能。”

“现在你看得出他已不在这家医院工作了，因为只有在伦敦行医

已有了声望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地位。这样的人是不会迁移到乡下去的。那他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他在医院又不是门诊医生，他只能是住院外科医生或是住院内科医生——地位稍比一位高年级学生好些。5年前他就离开了那里——手杖上的日期就说明了这点。所以你那庄重的中年家庭医生消失了。亲爱的华生，出现的是一个30岁以下、和蔼可亲、毫无野心、心不在焉年青人，还有一只爱犬。我可以大概描绘一下这条狗比梗犬大比獒犬小。”

我怀疑地笑了笑，夏洛克·福尔摩斯靠在长椅上，朝着天花板喷吐着飘飘荡荡的烟圈。

“至于故事的后半部，我无法证实。”我说，“但至少不难找出这人的年龄和职业特征。”我从我堆放医学书籍的小小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医学姓名和地名录》，翻到姓名一栏。这里有几个莫蒂默，但只有一个很可能是这位客人。我高声地读了起来：

“詹姆斯·莫蒂默，1882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格林显·达特沼泽地人，1882—1884年在查灵·克罗斯医院担任过住院部外科医生，是《疾病隔代遗传》一书的作者，并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瑞典病理协会通讯员。著有《隔代遗传几种畸形症状》（刊于1882年《柳叶刀》中）、《我们前进了吗？》（刊于1883年3月的《心理学报》），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巴罗等教区的医务官。”

“根本没有提到当地的猎人俱乐部，华生！”福尔摩斯带着一种捉弄人的微笑说，“但乡村医生正像你非常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我想我的推理很有道理。至于那些形容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和蔼可亲、毫无野心、心不在焉。就我的经验，这世上只有和蔼可亲的人，才会接受证书；只有毫无野心的人，才可能放弃伦敦都市生活到乡村去的；只有心不在焉的人，才会在你房间等了一个小时而忘了拿手杖而不是留下名片。”

“那条狗呢？”

“它还是习惯叼着这根手杖跟在主人后面，因为手杖很重，狗不得不紧紧叼住它的中端，狗的牙痕还很明显。从牙印间的空隙看来，我认为这条狗比狃下巴宽，比獒下巴窄，它可能是……啊！是的，是一条卷发的獒犬。”

他站了起来，一边说着一边在屋内来回踱步，在窗口停了下来，声音里有一种自信。我惊讶地抬头望着他。

“亲爱的伙伴，你怎么这样肯定这点呢？”

“很简单我已经看到那条狗正站在我们的台阶上，狗的主人按响了门铃。我恳求你，华生，他是你的同行，你在这场或许对我有些帮助。现在是命运之中具有戏剧性的时刻。华生，你听到台阶上的脚步声正走向你的生活，你却凶吉未卜。这位詹姆斯·莫蒂默医生、医学界人士要向破案问题专家、夏洛克·福尔摩斯请教些什么呢？请进！”

来人让我惊讶不小。原猜测他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医生，但却是一个瘦高的男人，长长的鼻子就像鸟嘴一样矗立在锋利、灰色的两眼之间，镶了金边的眼镜后，一双距离很近的眼睛炯炯有神。衣着虽能表现出他的职业，但相当邋邋，外套也脏，裤子已磨损。他虽然还年轻，但背已弯曲，走起路来头向前伸着，还带有一种仁慈的神情。一进来他就盯住福尔摩斯手上那根手杖，兴奋得大叫一声跑过去，“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我不敢肯定我是把它遗忘在这儿，还是在轮船公司了，我绝对不能失去它的。”

“是一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查灵·克罗斯医院送的？”

“是，那是几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

“天哪！太糟了。”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莫蒂默医生透过眼镜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们。

“为什么糟呢？”



“只是因为您打乱了我们小小的推测。您说是婚礼时送的？”

“是的，先生，我结婚后就离开了医院，放弃了能成为一名顾问医生的全部希望，不过成家也是必要的。”

“好了，好了，我们总算错得不是太多。”

福尔摩斯说：“那么，詹姆斯·莫蒂默博士。”

“您叫我先生好了，我只是个普通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而且显然还是个精明的人。”

“一个涉足于科学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一个在无名的海洋边拾

贝壳的人，我想我是在同福尔摩斯先生对话，而不是……”

“不，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真高兴见到您，华生医生。常听到您的名字和福尔摩斯——您的朋友相提并论。我对您很感兴趣。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没想到您有这样长长的头颅和深凹的眼窝。我能用手摸一摸您的头骨裂纹吗？您不会介意吧？我并不是有意惹人厌恶。我得承认，我非常羡慕您的颅骨，先生。在得到您的头骨之前，您的头骨模型对任何一个人类博物馆来说，都会是一件出色的展品。”

夏洛克·福尔摩斯用手招呼着来客坐下，“我看得出，先生，您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思考您本职工作的人，我也一样。”他说，“从您的食指可以看出您是自己卷烟卷的。别客气，请点上一支吧！”

那人拿出了卷烟纸和烟丝，以惊人的灵巧将烟卷了起来。长长的手指不停地颤动着，敏捷得就像昆虫的触角一般。

福尔摩斯没做声，但也飞快地瞥了一眼，我知道他已对这位古怪的客人产生了兴趣。

“先生，依我看，”他最后说，“昨晚，您光临寒舍不单是为了我这个颅骨吧！”

“不，当然不是，先生。虽然我很高兴有机会做一番研究。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这儿的目的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实际经验，还因为我突然面临着一个最严重最奇特的问题，正像我所知，您是欧洲第二个最为出色的专家。”

“当然，那么请问先生，谁有幸成为第一位呢？”福尔摩斯有些粗暴地发问。

“对于一个具有严谨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贝蒂莱先生的工作方法总是更为吸引人的。”

“那么，不妨去找他磋商一番，不是更好吗？”

“先生，我是指具有严谨的科学头脑的人。但是，作为实事求是

的人来说，众所周知，您是独树一帜的。请相信，先生，我并非有意……”

“算了，算了，”福尔摩斯说，“我想，莫蒂默先生，您最好立刻将所需帮忙解决的问题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吧！”

二 巴斯克维尔的咒语

“我的口袋里有一篇原稿。”詹姆斯·莫蒂默医生说。

“您一进门我就发现了。”福尔摩斯说道。

“是份旧手稿。”



“是18世纪初期的，要么就是伪造品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先生？”

“在您说话的时候，手稿的一小角暴露着。如果不是位瘸脚的专

家，他一定会把一份文件的时间估计得不超出 10 年。您或许已读过我在这个问题此方面的小议。我估计这手稿是在 1730 年写成的。”

“准确地说是 1742 年，”莫蒂默医生掏出胸前口袋里的手稿，“这份家书是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让我保管的。三个月前他突然惨死，在德文郡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可以说我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私人医生。他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人，精明、实际，和我本人一样是位不善于幻想的人。然而他却特别看重这份手稿，好像他早已预料到这种灾难将降临他身上一样，而结果真的是这样。”

福尔摩斯接入手稿，把它放在膝盖上。

“华生，你注意到没有，这个长 S 和短 S 的交替使用，是我判断这份手稿日期的 1 个根据之一。”

我凑近他的肩，看见这张黄纸和褪了色的字迹，顶端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下面潦草地写了个很大的数字“1742”。

“像是一篇纪录似的。”

“是的，是一个巴斯克维尔家族的传说。”

“但您来找我我是为了现在更为实际的事情吧？”

“是近在眼前颇为紧迫的事，且须在 24 小时内做出决定。这份手稿很短，又和这事紧密相联。如果您同意，我就读给您听。”

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双手指尖对着指尖，闭上眼睛，露出一副顺从的样子。莫蒂默医生将手稿拿到亮处，用一种高亢、沙哑的声音，念着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有很多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的传说。我是雨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个传说是因为我相信曾发生过这件我将叙述的事情。那是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而父亲又是从他的父亲那儿听说的。我要让你们相信，我的儿女们，正义会惩罚邪恶。但只要有罪的人能祈祷、忏悔，没有任何的禁令能阻止神明宽容他们。听了这个故事后，不要因为前辈犯下的罪恶而恐惧，只需今后小心谨慎便是



了，以免咱们家族过去所遭受的痛苦在我们后代身上重现。

“据说是在大叛乱的年代（我真诚地向你推荐去拜读那博学多才的克莱伦顿男爵所撰写的历史），这座巴斯克维尔庄园为一个名叫雨果的人所拥有。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极其野蛮最不信奉上帝的人。实际上这一地带的教会从未兴旺过。他的邻里就这点本可宽恕他的，然而他却蛮横、残暴，在西部臭名昭著。偶然雨果爱上了（如果还能用这圣洁的字眼来取代卑鄙的情欲的话）距巴斯克维尔庄园不远，一个略有些土地的农家的女儿。这位良家少女一贯注意自己的言行，名声极

好，自然要躲着他，惧怕他的恶名。米可摩斯节那天，雨果知道她父亲和兄弟不在家，就和他的五六个狐朋狗友偷偷地跑到农家把这位少女强行抢到庄园，关在楼上小屋里，而雨果和他的同伙们同往常晚上一样欣喜狂欢。可怜的少女警觉地听到楼下传来狂吼乱叫的酒后污言声。据说不管是谁如果重复雨果·巴斯克维尔无耻的醉话，定遭雷劈。最后，在万分恐惧中，她居然干出了连最勇敢又是最敏捷的人都为之胆怯的惊险事情。她借助南墙上长满（至今还爬满的）的常青藤，从房檐爬了下去，穿过荒野朝着相距约9里的家里奔去。

过了一会雨果离开了他的同伙，拿着吃的、酒还有别的更糟的东西去找他的猎物了，却发现那只笼中之鸟已不翼而飞。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疯狂地冲下了楼奔向餐厅，跳上大饭桌，踢翻了桌上的酒瓶、木盘。他对着众人咆哮，说是如果今晚他追上那少女的话，他就将肉体 and 灵魂献给魔王供其安排。这群正在狂饮的暴徒看到他的盛怒模样，吓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个特别邪恶或许是比任何一个都醉得凶的家伙，叫嚷着要把猎狗放出去追赶那姑娘。雨果一听就跑出屋外，让他的马夫备上了鞍，把所有的猎狗放出来，再把姑娘掉下的方头巾给它们闻了闻，然后一哄而去，冲向那片被月色照耀的沼泽地。

“这群纵酒狂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吓呆了，他们竟没有明白刹那间所发生的事。当茫然的理智清醒之后，他们被告之雨果到沼泽地里去干什么了。他们大嚷大闹，有的说带上手枪，有的找马，有的还想带上酒。最后他们总算恢复了一些理智，13个人骑上马开始追赶出去，月光洒在他们头上，他们相互紧挨在一起，朝着姑娘返家的必经之路奔驰而去。

“大约跑了一两里路遇见了一个牧羊人，他们叫喊着问他看见那姑娘没有。据说这牧羊人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他承认的确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姑娘，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猎狗。‘还不止这些呢！’他又说，‘雨果·巴斯克维尔骑着马从我身边过后，一只大猎狗不声不响跟在后

面。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这只猎狗跟在我后面！这群醉鬼把牧羊人骂了一通又朝前奔去。但不久他们听见沼泽地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声，紧接着出现一匹黑马口吐白沫，拖着缰绳，鞍上却无人。他们顿时魂不附体，挤在一起还是朝前走去。如果只有一个人，早就望风而逃了。就这样他们慢慢前进，终于追上了那群猎狗。而那些素以勇猛和不凡著称的优种猎犬竟挤在深谷里。它们中有的已逃走，有的竖起了颈毛，瞪着两眼，盯着前面一条狭窄的山谷。

“这群人停了下来。可以料到他们比出发时要清醒多了。大部分人都愿再前进了，只有三个或许是最勇敢的，或许是喝得最多的人，还朝着山谷深处骑去。前方一片开阔。有两块大石头竖在中央——现在依然在那儿，是古时候竖立在那里的。月光把空地照得通亮，可怜的姑娘躺在中央，因恐惧和疲劳而死去。但让这三个亡命之徒吓得失魂落魄的并非是姑娘的尸体，也不是躺在姑娘身边的雨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而是站在雨果身旁，正在撕扯雨果的喉咙的一个巨大的黑兽。体型有些像猎犬，但比常人见到的猎犬要大。当这怪物把雨果的喉咙扯下时，它掉过头来瞪着双眼，口水直流。这三人惊恐地叫了起来掉头就跑，穿越沼泽地时，他们的尖叫声还在回旋。据说当晚一人就被吓死，其余两个从此也精神崩溃了。

“这就是那只猎狗的传说。我的儿子们！据说从那时起那只狗就开始困扰着我们家族。我写出来是想让你们清楚地了解此事，这样比道听途说或自我猜测所引起的恐惧要好得多。不可否认这个家族有不少人死时很痛苦、很突然、很残忍、很神秘，但愿上帝的仁慈能让我们第三第四代信奉圣经的人，找到避难所庇护。我借上帝之意命令你们，我的儿子们，在邪恶势力笼罩大地之时，千万别穿过沼泽地。”

（这是雨果·巴斯克维尔给他的两个儿子罗杰和约翰的家书，并叮嘱二人不要将此事告诉他们的妹妹伊丽莎白。）

莫蒂默医生念完这篇古怪的记载之后把眼镜架在额头上，盯着夏



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福尔摩斯打了个呵欠，把烟头扔进火炉。

“完了？”他问。

“您觉得有趣吗？”

“可能收集童话的人对此感兴趣。”

莫蒂默医生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折叠的报纸。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再给您一些较新的信息吧。这是今年 5 月 14 日的德文郡《纪事报》，是一篇关于几天前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讯。”

我的朋友稍微朝前倾了倾身，表情也显得严肃起来。我们的客人又重新戴上眼镜念了起来：

“最近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的猝死使该郡无人不悲哀，此人将成为下届中部德文郡自由党的候选人。尽管查尔斯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不久，但他为人友善、慷慨大方，已赢得熟知他的人的敬佩

与爱戴。当今暴发户泛滥成灾，作为望族后裔的查尔斯爵士，挽厄运于既倒，重振雄风，实在可喜。众所周知查尔斯爵士曾在南非投机经营，发财致富。他又有先知之明变卖资财，打道回府。他在巴斯克维尔庄园住了仅仅两年，人们都在议论他重建家园的宏伟规划，而这规划却因他的猝死而夭折。由于没有后代，他曾公开宣布在他有生之日整个村子都会得到他的帮助。很多人为此对他的去世感到悲痛。本栏目还经常登载他对本地慈善机关慷慨解囊的事迹。

“验尸结果并未弄清有关查尔斯爵士的死亡情况，但至少能够消除当地由于迷信而引起的种种传闻。没有理由怀疑任何犯罪动机或想像死亡只是自然因素。查尔斯爵士是位鳏夫。据说他在某些方面行为有些古怪，精神反常。虽腰缠万贯，但个人爱好甚少。巴斯克维尔庄园里的仆人是—对叫巴里莫尔的夫妇。丈夫是总管，妻子当管家妇。他们的证词已被几个朋友所证实：查尔斯爵士身体欠佳，尤其在心脏部分，表现为面色多变、呼吸困难、有严重的神经压抑症状。作为死者的朋友和医生，莫蒂默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证明。

“案件的实际情况很简单。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有个惯例，每晚睡前要沿着巴斯克维尔庄园著名的水松夹道散步，巴里莫尔夫妇的证词肯定了这点。5月4日这天查尔斯爵士声称他第二天将去伦敦，并吩咐巴里莫尔为他准备旅行装。那天晚间他照例去散步还习惯地叫着雪茄，但再也没有回来。12点时巴里莫尔发现厅门仍开着，大吃一惊，点上灯笼去寻找主人。那天天气潮湿，留在水松夹道上查尔斯爵士的脚印很容易辨别。途中有扇门通向沼泽地，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在此停留了几分钟，然后继续往下走去。在小道的尽头发现了他的尸体。有一个疑点仍未得到解释：巴里莫尔说他主人的脚印在出门后变了样。从大门出来后就踮着脚尖行走。一个叫墨菲的吉卜赛马贩子，出事时正站在距沼泽地不远之处，他承认当时酒喝得太多，他听到过呼喊声，但不知道来自何方。在查尔斯爵士身上没有发现任何暴力迹